

# 应对当代挑战的佛教见解与行持，2024年11月8日，智利圣地亚哥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kdWgzHxgjo>

讲师：

【音乐】我想，所谓的佛教，嗯，可以发挥……可以为现代世界做出很多贡献。【音乐】所以我想向所有不同的组织者表达我的感谢，感谢他们创造了这个……嗯……这样的因缘，让这场对话得以发生，你懂的。【音乐】

在整个佛教经典和注疏里，没有哪怕一个字叫做"佛教"——根本没有"佛教"这个词，也没有"印度教"这个词。我认为这些词主要是波斯人创造的。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"印度教"（Hinduism）这个词，其实基本上是"Sindhu"这个词的误读。【音乐】

佛教从来不是政治……的副产品或结果，它纯粹是出于好奇心，以及对科学或真理的探索而诞生的。但在这个时代，现在，佛教永远无法逃出"宗教"这个篮子。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我们很多时候感到非常沮丧，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有人跑来说"数学是一种宗教"，或者"天体物理学家是宗教人士"，作为一个科学家，你会感到非常沮丧——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。但我们也能理解……为什么佛教会被归类为宗教，因为它确实有很多看起来像宗教的元素，尤其是，你知道，哲学、生活方式这些东西，一旦从某种特定文化中生长出来，那种文化就会带来影响，所以很多佛教的图像或象征，现代人看来可能显得非常宗教化。

今天，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面向当今世界、当今挑战、现代挑战的佛教见地与行持。其实"现代性"这个词对我来说一直很令人困惑，我总体上觉得，而且我认为这相当不公平——非常不公平——"现代性""现代化"和"西化"总是被捆绑在一起，这很不公平。因为对于我这样的佛教徒来说，佛陀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现代人之一，是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。他也许没有戴贝雷帽，没有红色……什么的，但他是一个革命者。两千五百年前，当人们普遍相信一个造物主神的时候，他反对那种说法。他说：没有什么神在我们之前存在；神是被"无明"所造出来的——这在两千五百年前是一场大革命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思想。

他还说——因为今晚我们也会谈到行持——他说，在智慧与行持之间，智慧必须优先。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重大宣言。你也要记住历史背景，因为他那个时代，道德伦理之类的东西铺天盖地。所以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：如果智慧、悲悯和行持（或戒律）一起去开车，智慧必须是司机，悲悯坐副驾驶，戒律也许坐后座，有时候甚至在后备箱。但即使在今天，在所谓的现代时代，戒律才是司机。你看看现代美国，它被道德的标尺驱动着，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并不道德。而智慧呢——连后备箱都没进去，连顺风车都没搭上。

总之……我刚才在谈现代性的定义，谈"当今世界"这个时代。佛陀在开示的时候说：你必须去分析，

不能只看表面。这在两千五百年前是相当现代的说法——即便在今天，人们也不去分析，而是盲目地接受。当然，宗教人士盲目接受宗教经典——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连哈佛大学的学生也在盲目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。所以所谓的自由派人士，往往是最心胸狭隘、最盲目虔诚、最狂热偏执的。

总之，我说这个“现代时代”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——我们说的“现代世界”、“现代时代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现代时代并不一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，但另一方面，抗生素是好的，飞机是太好了——我前几周刚在喜马拉雅山，现在就在这里了——但这些东西是否绝对是好事，我们不知道。所谓现代化，所谓现代世界的成果，比如你可以在一家商店、在一天之内买到所有季节的水果，或者你可以用智能手机在瞬间读到一百个人的想法。这既是祝福，也是诅咒——这一点，其实佛陀早就教过了。

我可以论证，这也许是他最初开示的第一句话的精髓。在历史记载里，他经过多年禅定与苦行之后，宣布说：我发现了一件相当特别的东西，但没有人会听懂，所以我打算就此沉默。顺便说一句，就这句话本身，佛教徒就研究了很久，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展开讨论。后来，他的一些弟子或同伴请求他：你必须教——是以请求的方式。于是他最初开示的，是我们所说的四圣谛。四圣谛的第一圣谛，是苦谛。

那么，网络是一件好事吗？是的，非常好。但这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——这正是苦谛的教法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百分之百完美的。言论自由，是好事吗？这是现代世界真正在为之奋斗的东西，有人为这个叫做“言论自由”的价值献出了生命，聪明狡猾的政客也利用它来赢得选票——但它真的是好事吗？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这是在印度，我和几位美国和欧洲朋友共进午餐，大概一到两个小时。对话的前半段，他们都是父母嘛——母亲、父亲、叔叔，全都是——前半段谈的是：社交媒体有多糟糕，它如何毁掉他们孩子的生活，有什么网络上的……你怎么说来着……网络性骚扰、网络语言暴力等等，真的搞乱了孩子们的心智——这是他们谈了前半段的内容。然后，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，突然话题转变了，同样这些人，开始谴责朝鲜——因为朝鲜没有他们刚才一直在抱怨的那个东西。

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佛教见地——这就是其中一种见地：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。这其实我认为是“苦”这个词更好的翻译。通常，很多人倾向于把它译为“苦难”——苦谛，但我认为“苦”的意思其实更像是：一切都不完美，没有什么能给你百分之百的满足。这是佛教的见地之一。

你现在也许会问：好，东西都不完美，知道这个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得到解脱——从那种以为某些事物是完美的虚假假设中解脱出来。即使你购物的方式都会改变，你规划生活的方式都会改变，这就是行持。甚至像……【音乐】……朋友之间……好，就说关系吧，关系是很重要的东西——丈夫和妻子、男友和女友、男友和男友、女友和女友，不管怎样，关系很重要。但如果你一直记得它是不完美的，你就会立刻从对关系的种种假设中解脱出来，立竿见影。

再多说一点佛教见地。另一种佛教见地是：不仅事物不完美，事物也不确定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。这种不确定性，顺便说一下，不一定要被理解成悲观的东西。你今天不是亿万富翁——托不确定性的福，明天你也许就成了亿万富翁。你这周很抑郁——哦，托不确定性的福，下周也许就好了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现在正在享受美好时光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今晚会不会变成灾难。这是佛陀教导的另一种见地。

现在我会再介绍几种佛教的见地……所谓的佛陀的见地……然后我们会谈行持，再然后是现代世界。这两种见地——事物不完美、事物不确定——也许比较容易理解，这两点你应该相对容易接受。

现在，稍微复杂一点的来了。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表述这个，但我打算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阐述。佛教的见地是：一切都是幻觉。这稍微难一点，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。当我说"一切都是幻觉"，你不应该立刻理解成我在说"事物不存在"。我只是说事物是幻觉——这意味着我说的是，事物同时存在又不存在。幻觉就是那样的：比如你在镜子里的脸。当因缘聚合，你的脸就在那里。一百年，你每天照镜子，它从不失败，镜子里总有你的脸——但即使这张脸在镜子里出现了一百年，每次你去看它都在，这也不会让那个倒影变得更真实。

所以佛教徒相信：当因缘聚合，现象就会显现。比如声音的现象——比如我用手指打响指，这个声音来自很多很多的因缘：我的手，我的手指，以及周围没有更大声音的这个事实。但你知道谁才是这个声音真正的原因吗？是你的耳识。如果你没有耳朵，如果你从生下来就是聋子，不管我怎么打响指，都没有声音。当我打响指，你的耳朵相对沉寂，就会有声音——但超出这个范围之外，并不存在一个叫做"真实存在的声音"的现象，藏在我手指里面或者藏在你耳朵里面的某个地方——它根本不存在。

这是……这是一种非常……这是佛教里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，我正在用一种非常……【音乐】……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述，姑且这么说。但这是佛陀教导的见地之一：一切都是幻觉，没有什么真实存在。

现在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理解了这种见地，不只是理智上的理解，而是情感上的理解，你将立刻从各种执念中解脱出来。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执念，我们被某些……你知道的……价值观、原则困住了，某种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其中有些是集体心理症的原则，有些是个人心理症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原则——我们用生命守护这些原则，还喜欢把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强加给别人。如果有一种方法能教所有的鱼，告诉它们"这是水"，我们会去做的。幸好我们不会说鱼语，所以我们从来没试着去说服它们："听着各位，这不是家，这是水。"但那正是所谓执着于某种价值观的样子，你懂的。总之，理解那种见地真的可以解脱你。

好，还有一种见地。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很多不同的见地，但也许……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得够多了，不过再来一个—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，但我认为……你们应该听一听，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地。即使在佛教内部，这种见地也不会被公开讨论，不是人人都……懂这个，不是人人都讨论这

个，就因为它更复杂，而且有点像……有点像小鞋子配大脚——穿不进去。但你们还是应该听一听。我想智利人会喜欢这个，不知道其他人……我对智利其实了解很少，只是读过一点点，所以这是我的投射，我可能完全错了。嗯，有点像这样……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心理症啊，好，有点像——比起一个相信鬼的智利人，我宁愿把佛教教给牛津的研究生。因为在牛津、哈佛这样的学校，你学习的时候，那双鞋子会变得越来越小……而相信什么绿头发鬼怪的人——我个人的心理症很喜欢这样的人，你懂的。

总之，我想分享的见地是这样的……有一个词叫"佛陀"，我想这也就是"佛教"这个词的来源……

……就是"佛陀"这个词——这是个很重要的词，所以"佛陀"……"佛陀"其实真正的意思，或者说"佛陀"这个词，实际上是一种品质，它是对一种品质或状态的定义，意思是"觉醒"。就好比今晚当你们分别，和朋友道晚安，说"晚安，明天见"——如果你明天还要来的话——当你说"明天见"的时候，你内心有一部分会想：嗯，也许未必，因为什么都可能发生。不一定是因为你今晚会上死，也不一定，也许你梦寐以求的工作突然要求你今晚飞去某个地方，诸如此类。所以当你说"好，明天见"，但内心有一部分在想：哦，你知道，也许吧……在那一刻，你身上就有了那么一点点佛陀的影子——因为你觉醒了那个真相：这件事也许不会发生。不管怎样，在佛教里，"佛陀"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广阔的——觉醒、觉醒的存在、觉醒的状态。

好，现在来谈谈佛教的见地，真正很高的见地。这个挺高的……我觉得你们应该听一听这个。这就是佛教的立场——即便你现在觉得自己并不完美，事实上，你们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情绪化、毛病一堆，垃圾一样，觉得自己不行——有嗔恨、有贪婪、有暴力……即便你以为那就是你这个人，佛教却恰恰持相反的看法。佛教认为，你实际上就是佛陀。你也许有所有这些负面情绪，表面上是负面的，但佛教认为，所有这些负面情绪无非就是那个叫做"佛陀"的东西。所以有这样一句话……一百种情绪，一百尊佛陀。一公斤的嗔恨，就是一公斤的佛陀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。

现在让我稍微解释一下。情绪——比如嗔恨——和觉醒的佛陀这种品质……让我解释一下，有点像水和水的湿性。当你说"我有一杯水"，你同时也是在说你有一杯湿性，就是那个……科学上怎么叫来着？ $H_2O$ ， $H_2$ ……当然，它们也不完全是同一件事，因为比如现在，你们都可以看着这杯水，光是看着水并不会让你变湿，但不管它会不会弄湿你，水本身是湿的。就像这样——水也许是你的情绪，湿性就是佛陀。这是佛陀、佛教，也就是佛法，最高、最深奥的见地之一。

你也许会问：了解这个见地有什么意义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见地。仅仅是在理智上理解，你对自己的整个态度都会改变。当然，如果你在情感上和实践中也真正理解并实证，变化就更大了。

好，以上是非常粗略、非常笼统、非常简化的所谓佛教见地。现在来谈谈行为——戒律，行为。佛教的行为或道德，你怎么定义？好，让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定义佛教的道德、行为或戒律。首先，任何能让你更接近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见地、那个真相的行为、态度或戒律，就是道德的、符

合伦理的。所以假设一位佛教僧侣决定去雪山，坐在山洞里大量打坐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“伟大禅修者”的名声——这并没有让他更接近任何真相。所以他那些一坐几个小时的打坐，看起来像是伦理的、道德的好事，但其实未必。

当然，伦理和道德是个很大的话题，昨天我们甚至还聊到了人工智能的伦理，这些议题都存在。但让我告诉你佛教伦理的三种分类，这也许能帮到你。我们现在这样称呼它……你也许会理解第一种：不做不善行的戒律，比如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欺骗……这个你会比较好理解。稍微复杂一点的是第二种：积累和培养善行的佛教伦理，比如修习布施、修习忍辱、修习帮助他人……这个你也应该能理解。现在第三种真的很奇怪：利益他人的戒律——就是这句话，这打开了一切。所以，如果有好处的话——比如你说谎能救人，你就必须撒谎，如果你不撒谎，你就是不道德的。如果一个被追捕的受害者逃到你家，你必须把他藏起来，然后对着你信仰的任何神明发誓：我从没见过这个人。

你看到了吗？佛教这种思考伦理的方式，有多复杂，又有多复杂……但请记住，戒律是可以放进行李箱里的，有时候可以暂时搁置，但智慧永远凌驾其上。戒律、行为，必须帮助强化对见地、对智慧的理解。

每天买四种不同护手霜，听起来也许有点不道德——浪费钱，对环境也不好，诸如此类。但如果一个人每天买一百种保湿护手霜，却始终明白：不管涂什么护手霜，这双手不会变成另一双手——佛教徒会理解这一点。不管怎么……不会变成别的，不管你涂多少保湿霜，你的手都会老，永远不可能变得完美。你买八种保湿霜也没用，改变不了。你看到这里的意思了吗？因为当一个人知道，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可能让它变完美，你最终反而只会用一种护手霜，甚至一种都不用了。

这就是对所谓佛教行为的一个非常简短的理解。

现在谈谈这个时代的佛教见地与行为——正如我今晚开始时说的，我觉得佛教对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贡献的东西。逐一来看：现代人非常能从“万事不完美”这个见地中受益——认识到事物并非百分之百完美的真相，这没什么宗教色彩，没什么神话色彩，也不神秘，它就是事实。同样，如果现代人能接受事情是不确定的，他们会大大受益。

第三个：万事皆幻。这对现代人尤其有帮助，因为我认为现代人最大的执念之一就是身份认同。存在着身份认同危机——我不知道智利现在有多少种性别认同，但在美国已经超过了大概八十种了吧？身份认同——男、女、佛教徒、非佛教徒、这个、那个、共产主义者、资本主义者……所有这些身份是很大的问题。还有Instagram、Avatar，点赞你喜欢，踩一个你厌恶，诸如此类。现代人，是的，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身份认同。而我分享的那两个见地——万事皆幻，以及“一公斤嗔恨就是一公斤智慧”——也许能帮到你。也许能帮你意识到，你不需要被改进，你不需要升级。光是知道自己不需要被改进，你就会多出很多空闲时间，否则光是读关于生酮饮食的文章，或者做那些事情，就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焦虑。

所以我觉得，这就是佛教的见地与行为能为现代世界做出贡献的方式。是这样的，不管你是不是现代人，你都被一个叫做"心"的东西困住了，而这个心，如果你不喜欢，你没法直接把它弹射出去。如果你不喜欢右耳，你可以把它切掉，你可以砍掉腿，或者剪头发，随你便……但试着摆脱你的心吧。心有时候，我们是真的想摆脱它的，你知道——就像这张桌子，有时候比我们强多了。我现在用这张桌子，但等一下我们离开不再用它的时候，桌子不会觉得"我真没用"。如果我搬来一张更漂亮的桌子，这张桌子不会嫉妒，不会感到孤独……这些都无所谓。不管你是不是现代人，你有一颗心，而只要你有心，你就需要与它共处。我可以自信地告诉你，在地球上所有的体系和方法中，佛教也许是写了最多关于心的文字的——事实上，一切都是关于心的。所以，只要你有恐惧，有不安全感，佛教就永远是相关的。

我想我说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们有问题，我很乐意回答。我们怎么进行呢？有麦克风吗？还是你们就……哦，好，非常感谢，感谢你的智慧和你分享的一切。

今天早上你讲了五个杯子，今晚你讲了八种护手霜、五种烦恼情绪、八种世间法……我觉得你说得比我好多了。好的，哦，还有人……你想问？好，那就先说吧。啊，什么？对不起……我有四个问题合在一起，也许你已经被问过很多次了，但你能再回答一次吗？——成为一个佛教徒意味着什么？生命的意义或目的是什么？佛教是一种灵性道路吗？我们如何定义佛教修行？谢谢。

好，第四个问题其实已经有现成的答案了。他们会说，如果你接受"无常"、"苦"和"无我"——我觉得这样说更好——"无常"、"苦"、"无我"，如果你以此生活，你基本上就是佛陀的追随者。"无常"就是无常，"苦"就是不满足，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了。"无我"……无我就像幻象。如果你接受这些，并且以某种方式活在其中，那基本上你就是佛教徒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

然后第二个问题是……生命的意义？是的，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。对佛教徒来说，问一个佛教徒"生命的意义"，有点像是问一个正在做梦的人，问他梦境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——非常复杂。所谓的目的是相对于一个目标而言的，而这里的目标，是从妄念与苦、从不满足中解脱出来。好，这很复杂，所以需要多一点讨论。

好，有个人在做梦……这要稍微烧一下脑，我先提醒你们一下，算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。有个人在做梦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些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，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但与此同时，这个人在梦里也确实经历着真实的痛苦，或者喜悦，或者其他什么。

如果你坚持要问这个问题，那我的回答是：生命的目的有点像……你应该知道你在做梦。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如果你在梦里从某处悬崖上坠落，到了中途，你突然想：哦，这是一场梦——那你就可能想：哦，那继续吧，就……往下掉，因为你反正不会受伤，那就继续体验嘛。对佛教徒来说，这是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，因为佛教徒也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人来给每个人写好人生目的——"这是你的目的，那是你的目的"——他们不这么想。佛教徒只是认为，只要你在经历焦虑和问题，你就会想要从中

出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目的就是从中出离。不管怎样……我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想这暂且够了。

我忘了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？啊，是的——佛教是不是一种灵性道路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我其实想问问在座懂西班牙语的朋友：什么是"灵性"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有一种感觉，当你们用"灵性"这个词的时候，你们也许……

无意识地承认存在某种灵魂或精神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佛教并不是一条"灵性"的道路。佛教是不是灵性的？它有点像……你知道，它有点像是灵性与科学的结合，揉在一起的那种。好，我来给你一个经典的答案，这来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佛教学派，叫做"唯识派"。

这个房间里有一根条纹绳，假设房间是黑暗的，你走进来，以为那是一条蛇。而你最近去了非洲，跟蛇有过一段不太愉快的经历，然后你就慌了："有蛇！"然后你的朋友走进来了。这个朋友必须非常有技巧。如果这个朋友不够了解你——比如说你是个容易激动的人，而朋友不知道这一点——如果朋友拿起那根条纹绳说："不是蛇，不是蛇，"然后凑到你面前，你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当场去世。如果朋友了解你，他就会很有技巧地配合你，说："哎，是的，有蛇。"他知道那不是蛇，但他假装是，认认真真地去"抓"，想办法把它"扔出去"，或者……也可能直接把灯打开，然后如释重负——不过是一根条纹绳而已。

所以，当你走进来看到"蛇"、因为蛇而恐惧，那叫轮回。当灯打开之后，你看到没有蛇，那叫涅槃。但其实两者都是错的，因为从来就没有蛇，蛇怎么可能消失呢？说到底，开灯并不是把蛇赶走——因为根本就没有蛇可赶。开灯帮助你认识到真相：那是一根绳子，同时也帮助你从恐惧中解脱出来。现在，你自己来判断，这到底算不算"灵性"……就是这样了。

好，有很多问题。好的，你说，在那里——

您今天说烦恼即佛，比如嗔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不过不会影响我回答完的决心。就好像……烦恼是它显现的方式，就像一杯水，它的显现方式是"水"，而它本质上是H<sub>2</sub>O。更复杂一点的答案来了。

看看情绪，就拿嗔恨来说。嗔恨这个东西是由各种成分构成的，就像你煮咖啡，原料是咖啡豆。如果你仔细看嗔恨的每一个成分，全都是觉知，不像什么……一块肉，或什么黑暗力量，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。

但是……这些成分，这个层面，我们通常不去善加利用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最高层次的答案有点像这样：你脖子上戴着一条钻石项链，但没有人告诉你那是钻石。你穷得揭不开锅，到处乞食，而那条钻石项链毫无用处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是钻石。如果你不知道它是钻石，它就不会作为钻石来发挥作用。事实上你可能还嫌它重——"这玩意儿就像个行李。"

所以这是佛教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主题。如果你想深入研究这个课题，就必须学习我们所说的"密续"——因为"密续"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这个意思。

好，也许再来两个问题。请说。

您好，仁波切，非常感谢您在这里。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和……关于您刚才说的第三个原则——一切都是幻象，这有点像是一种现象学——您有什么文本或书籍推荐，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？我最初的"毒恋"是西方哲学，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从中康复。另一个问题是……我是人类学家，我们研究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，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原住民群体以及殖民主义的背景下。我觉得这跟西藏和中国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些相似。我想请教您，如何以更好的视角来处理这些问题，我觉得这需要某种智慧，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。谢谢。

我给你提几个建议。最简练的当然是我们所说的《心经》，不过可能太精简了。还有一部叫《金刚经》的经典，就是"金刚切割者"，相当不错。还有一部你可能喜欢读的，叫《维摩诘经》，真的很好。我有时说它可能是……你知道，它真的非常深入地处理了性别议题，方式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都是经，是佛陀亲口说的话。

至于论，也就是注释性的文献，那就太多太多了。当然其中最广为阅读、最受欢迎的是龙树菩萨，以及他的传承，在藏传佛教和喜马拉雅地区相当兴盛。但与龙树菩萨同等重要的，还有另一位注释者，叫无著菩萨，他也非常精彩，他的传承更大，在日本、韩国，以及中国都极为兴盛—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宗。

关于身份认同与殖民的问题，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这些无明众生业力果报的一部分。我觉得这种情况从来都是如此。像你这样，谈论它、揭露它，也许是件好事。但更让人惊叹的是——那些曾经被殖民的人，往往对殖民者的价值观更加狂热，这才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。我想这叫…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？对。我还注意到另一个综合症，我想叫"莉娜综合症"——就是捕食者最终爱上猎物的那种。你可以搜一下，我想叫莉娜综合症。

我们能做的，恐怕只有谈论它。但即便是谈论，就像我一直在做的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发现那些受过最高教育的人，人们以为他们的思想会更开放，但实际上往往更封闭。如果只有猫能读老鼠的报纸就好了……但这真的非常难。而且现在有了算法，你最终总是读到同样的东西，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同样的东西。

好，也许再来两个问题然后我们结束。

非常感谢您，仁波切，您真的太慷慨了。我希望您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记恨我……我们是选举日那天从西雅图很早就赶来的，已经投完票了。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，叫《各种善意》，您看过吗？《各种善意》。太奇异了，太奇异了。我本来希望您看过，好吧，我记下来了。真的很棒，非常奇异，有点像布努埃尔的风格，好像是关于执念的……下了飞机之后，有人传出一些关于谁赢谁输的风声，

我有几个支持特朗普的朋友……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，就是您曾经说过的帝洛巴那句话："束缚愚者之物，解脱智者。"在这部电影里，他们似乎执着于被某个邪教领袖奴役，一种又一种的奴役……他们被驱使去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忘我，但我想请问您，对于那些要回到美国的人，您有什么指引？如何做到不被束缚，如何得到自由？

我想……"束缚愚者之物，解脱智者"——这正是我们早些时候讨论过的，关于烦恼即佛的部分。我觉得，理解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某些见解，真的应该能帮助你应对这种不确定性。不要把一切都看得太真实，你知道，不要觉得凡事都十拿九稳。一切如幻的道理真的很有帮助。我不知道，不确定嘛——谁知道呢，那个人最终也许会做出一些好事，谁知道呢。而且，事物并非表面所呈现的那样，这一点对于你所说的那些人来说更是如此。

我总是拿我西方的朋友开玩笑说，你们的领导人其实不是真正的领导人，他们只是出气筒——你把他们选出来，然后用了四年时间狠狠地揍他们。他们本来就是游说团体和赞助商的囊中之物。我自己嘛，如果我有志向要成为什么世界领袖，我宁愿做一个独裁者——出了什么差错由我一人背，做出了什么成就也全是我的。我知道，自由啊、平等啊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我觉得我们人类……这些迷乱的众生，说到底还是爱领袖的。书店里有一半的书都是讲领导力的，教你怎么当领袖，却没有一本书教你怎么心甘情愿被领导。归根结底，每个人都想当控制狂，都想当领袖。而且……你知道，我们人类，就算只是搞一个简单的野餐，到最后还是需要有人来拍板，这样反而省事，少很多麻烦。

说到底，我们这些迷乱的众生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而且还会变——今天想要的，明天又不想了，非常复杂。不管怎样，给你一个实际的答案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……有一个咒语叫"缘起咒"，也许我们应该持诵一下，据说持诵此咒能改变外、内、密三个层面的某种格局。所以……跟随邪教这件事，我觉得，尽管我们在理智上自认为不屑于此，但我们自己最终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就是对于幻象的本质理解得不够透彻。有个英国人，叫什么来着……赫胥黎，赫胥黎，他说的很多东西都很有道理。我觉得我们都是各种应用程序的奴隶，对吧？那些东西非常好用，然后就开始主宰我们的生活了。

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好。

我们知道存在的顶点也许就是心融入空性、融入无常，那我们如何面对对"心"的执着？

有很多方法，但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入手处：就是真心渴望能够做到。就像你问"怎么做"这个行为本身，就叫做祈请。我觉得你应该保有这种渴望，这种渴望会带你走向某个地方——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本身就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了。

(掌声)